



倦雲憶語

趨庭

余生時在金陵陳姓古屋中。窗前垂絲海棠一株，扶疎披拂。余幼時不惟善哭，亦善笑。見花及光或紅綠炫目之物，仰臥搖籃中輒笑不止。有時夢中亦作微笑。先君宦



維揚，余母時或心事抑鬱，無可告語，輒抱余行花下，觀余笑以爲常。余幼時極弱多病，余母輒含藥哺余。當時不識不知，去草木一間耳！惟不識不知，乃得從容受之。今自謂已識已知，而曩者如雲煙矣！

余年三歲，始識字。余母教余以片紙。先書實字數百，如雞犬之屬，度已精熟，則加寫半虛實字，如雞鳴犬吠之屬，又熟則加寫虛字，如雞旣鳴，犬初吠之屬。先君多畫物



形於紙背，以助記憶，每過甯，雖極忙，必抽暇寫字形相近者各十字，令言其異處，兼及名義，如字宇烏鳥之屬，以察余之領解否。當時尙無所謂新教育者，今余置身教育界近十年，凡學生初識字，猶未見有便於此法者也。

余四五歲能自食。凡膳至，必待衆舉箸始舉箸。下箸不得先茹葷，飯既盡不許令婢僕代添。第一碗未竟，不得飲湯。又答言必起立。先君之教誨如此。然當時未嘗朴責，



特徐徐指導，令人偶然犯之，自然爲慚惡所強迫，不得不改。今三十年矣，此習慣仍未盡解。昔時以爲良規者，今乃多與社會相格。雖頗悔之，然以爲此早歲之紀念，不願盡改也。

余十歲時，頑劣殊甚。漕督來過余家，前一夕余知之。取豬脬少吹氣，令半脹，置座下。漕督至，甫就坐，覺有聲如洩下氣者，大錯愕！客旣去，先君語人曰：「今日漕督度勞



甚矣！甫至，卽洩下氣，語言且多歧誤。」余匿笑不敢言也。
余十二始學爲詩。父執高君有女，頗聰慧，先君愛之。
偶來余家，以世妹呼之。一日晨起入塾，見其立海棠花旁，
言雨後花信香妍。因口占曰：「五銖衣怯曉寒輕，緩步花
前恁脈生；小立多時聞一語：海棠輕雨太分明。」此詩爲
先君見，大爲叱責，生平所未嘗經也。

夏月炎暑浴罷，趁晚風，移藤榻庭前，鋪大荷葉或蕉